

随笔

马金凤的“不为”

陈鲁民

豫剧大师马金凤在80年的演艺生涯中,每次演唱完后,为了保护嗓子,都要喝上一碗面汤,这是当年她唱戏把嗓子唱哑后,一位老中医告诉她的保养方法。这习惯马金凤一天都没有中断过。为了保护嗓子,她从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80年没有喝过一滴酒,以至于有一年在她的寿宴上,她笑着说:“我很想知道葡萄酒是什么味,可是我还是不能喝。”在她以85岁高龄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唱《穆桂英挂帅》时,依然字正腔圆,声音清亮。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想到,那竟是一位80多岁老人唱的。

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马金凤大师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她的勤奋和天赋,也得益于她的有所不为,我们通常只看到她在戏台上的光彩照人,绕梁三日,却很少人知道,她为了自己的艺术生命而付出的代价,作出的牺牲。事业上的大有作为与生活中的有所不为,勾勒了她绚丽多彩的两面人生。

其实,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出色人物,都和马金凤一样,必须兼顾到大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两个方面,而绝不可能百无禁忌,路路畅通,事事顺遂,事业上大展宏图,名扬天下,生活上为所欲为,恣意任性。就像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放达不羁,随心所欲,却又能出将入相,功成名就,那不过是浪漫的武侠神话而已。

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为了在研究哲学上有所作为,刻苦专注,苦心孤诣,而在生活上却极端俭朴,从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几十年未逛过市场。一次,他的学生硬拉着他逛街,希望琳琅满目的商品能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最后问他有什么观感,他居然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市场上有那么多我不用不着的东西!

发明飞机的美国莱特兄弟,一辈子的心思都用在飞机制造上了,两个人都终生没有

结婚成家。当有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莱特兄弟幽默地回答:“人生苦短,精力有限,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飞机又照顾家人,所以只好打光棍了。”

鲁迅先生只活了56岁,一生著述、翻译文字多达2000万字,可谓著作等身,大有作为;而他付出的代价则是生活上的有所不为,几十年的废寝忘食,从不懈怠,把耗费在生活上时间和精力压缩到最低限度。当别人说他是天才时,他诙谐地说:“那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罢了。”

“飞鱼”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会上连夺八金,创下了奥运会的空前纪录,可谓大有作为,震惊世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从12岁起就开始学习游泳,每周训练7天,每天至少要游12公里,从不间断,还要参加各种陆上有氧训练。菲尔普斯的妈妈心疼地说,11年来,菲尔普斯的生活只有吃饭、睡觉、游泳三件事。也正是生活娱乐享受上的有所不为,才成就了他事业上的大有作为,一鸣惊人。

当然,人各有志,不是提倡大家都像他们那样在生活上“有所不为”,或者几十年不逛街,或者一辈子不成家,或者连咖啡都没时间喝,而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任何一个获得事业成功大有作为的名人、巨匠,都有在其他方面有所不为、克制自己的一面。如果我们要想像他们那样成功,不仅需要事业上的倾情投入,殚精竭虑,也需要具有“有所不为”的克制精神,那同样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坚持精神,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做到的。



闲居无声(国画)

郭峰

海风吹拂山坡上我的小木屋

海风吹拂 山坡上我的小木屋
小鸡在觅食 牛在吃草
孩子们爬上树梢
无名的海鸟 我做了谁家的媳妇呢
在沟沟坎坎的山坡 放羊 砍柴 割草
肯定不是激流岛
肯定不是不懂英文的顾城
在报纸夹缝里寻找的那些最廉价的房子
再翻译看一个 是个小报亭
再看一个 也不是他最后选中的那个

孤岛上 一个疯主人的红顶屋
我的海鸟 风很大 掀动着爱人的背影
宽大的玻璃窗 在风中咣当咣当的
我弹惯了钢琴的手
正在学习修灶 担水 劈柴
把生米 做成熟饭

春夜

月亮把天空打磨得很蓝
春夜深了
叫春的猫 在前花园里
鸣叫着春天
还应该响起箫声 从对面林子里
或者东边屋顶上 最好是河边柳林里
箫声应该吹给我
我好沿着布谷鸟的翅膀

现代诗坛

伏牛深处的歌

丁小琪

或者猫头鹰贼亮贼亮的眼神 深入民间
有土地的地方 有果园的地方
有一眼深井的地方 有水牛吃草的地方
有姑娘浣纱的溪边
母亲墓旁的田野上
野兔和黄鼠狼
一不小心 再撞死在那棵老树上

真正的村庄

水已经很凉
鸡已经在树梢了
那是我见过的真正的村庄
安静的山村
鸡在拂晓啼叫
我和黄英华一起
涉水去到河对岸
河水很凉
没有桥的河流
我们赤脚过河
河对岸 乡村的深处
炊烟里飘着烧毛豆的芳香
那是我见过的真正的炊烟
红薯的香甜也在其中

夕阳落下后
天灰暗了 我会在这样的时候想念母亲
黄英华就说起库勒勒
她出生长大的地方
那真是个好地方
我不知道有多好

那北疆边城
但我相信 那一定是个好地方
就像这炊烟 很诱人
我一生没去过什么好地方
我去过的地方 人都很多
所以就不怎么好了
那个暮秋
我去过的那个村庄
暮色中 飘着炊烟

秋天

谁都知道 秋天 说走就走了
之后的日子
我们陷入无限的寂寞
花 谢了
叶 落了

秃秃的树叉
直戳戳地 伸向天空
一只鸟窝 孤零零地
蓬在树叉上 飞来一只麻雀
嘴里嚼着一些食物
我们都在等待 冬天的第一场大雪
大雪封山 然后
进入更深的寂寞

天就那么空着

阳光 静静地照着
树木和房子 一动不动的
一只布谷 飞过来
落在树梢 布谷布谷地叫
然后 再跳到另一棵树上
朵朵和三儿 在树下啃一只桃子
一上午了 还是几个牙印
半拉糯米大的牙齿 磨得咿咿呀呀
天 就那么空着
一只布谷 就那么飞来飞去的

(朵朵和三儿是我的小宠物)

诗人简介:丁小琪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网络上,被《诗选刊》、《绿风》、《文艺生活》、《诗歌报》等多家杂志转载,也被收入多家诗歌专集,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百篇,有作品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选编的《2006年诗歌精选》。其中的《的士司机和老婆的对话》引起较大影响。



黄山秋晴(国画)

张世杰

多眼眼睛

冒尖儿

许锋

很多人没见过锥子,我见过。早些年也许是家里穷,也许母亲保持了好的传统,我穿的好多布鞋都是母亲做的,就需要纳鞋底子,就要用到锥子,若是不依靠锥子,母亲该是无法在厚厚且硬硬的底子上穿针引线。

锥子就是厉害的。尖的东西都锋利,都不甘寂寞,不想冒尖都难。人若是锥子,纵然把他藏在口袋里,他迟早也会冒尖——冒尖之后有两种结果,要么引起主人注意,要么惹怒了主人而把他丢得远远的。

什么人才能是锥子呢?平原君说只有才能的人像锥子。毛遂就接话说自己其实就是个锥子。于是平原君带着毛遂这把锥子去了楚国谈判,在平原君谈不拢时毛遂居然按着宝剑威胁楚王,说实在的,楚王还是脾气小,肚量大,否则,他踉跄脚,使使眼色,平原君一行怕也是去无回了。

“锥子”用来扎人时,人

危险,“锥子”也危险。若是扎在人屁股上,被扎者自然暴跳如雷;若是扎在刀背上、枪托上,“锥子”断了尖儿事儿小,一命呜呼事儿大。

毛遂通过自荐,引起了主人注意,把楚王白“扎”了,还挽回了不利局面,总算是彻底冒尖了。也有惹怒主人的——急于冒尖的人,都带着强烈的功利性,急于表现,急于取得战绩,有时就急躁,突兀,结果把好事办砸了;就算是没办砸,也遭旁人嫉妒,不停地给人挑毛病,不停地地在主人那里冒“凉风”,主人终于会恼怒,一把甩得远远的,再不搭理。

刚参加工作的人,刚换了工作的人,刚被提拔的人,刚到了新岗位上的人,都不能做锥子,一定得做拖把,哪里脏你就去哪里拖,拖完了尾巴一夹躲到墙角“憋屈”着。你若做了锥子,特别是还扎了人,你的日子就好不到哪里去。俗话说“新官上任

三把火”,但是人家放的那都是焰火,好看着呢。若是他三把火烧了谁家的“房子”,烧了谁家的“祖坟”,你再看看是什么情形?

曾经有一个从事营销的年轻人,业绩不错,他觉得老板给的薪水少了一点,就去找老板要求加薪,老板问他你要多少?不值这个数——薪水没加上去,还被老板当即辞退。没有哪个老板喜欢下面的人要求加薪,多给你付出的真的比得到的多很多。你要了,你就是锥子,你没要而老板给你了,那是老板的“恩惠”,哪一个老板不喜欢借助于赏赐别人而得到尊崇呢?至于你要了而老板居然还给了的,那是你“拿捏”住了老板,或者离开你老板玩不转,或者老板的心情真的好极了。

这年头上当真正的大一点的老板是不容易的,很少见到脾气不大,不说一不二,不霸道的老板,别说是锥子,你就是一颗炮弹人家也能拔了你的引信。

是的,锥子的用处很大,但是破坏性也很强。不要让自己成为锥子,也不要被别人当锥子用。更不能拿锥子硬碰硬,那有时反倒会崩了自己。

郑邑旧事

王维路过郑汴留诗作

宋宗桃

唐开元九年(721)二月王维中进士,三月授职大乐丞。谁知好景不长,当年六七月即被贬谪,任济州(治所在卢县,今山东茌平西南)司仓参军。刚登仕途,又遭厄运,王维心中着实失意郁闷。他离开长安时写了一首《被出济州》。一个“被”字,颇有点像现代人“被”提高、“被”代表的调侃和无奈。诗的最后两句

“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显示出诗人对前途非常失望。

王维一路东行,出函谷关,经东都洛阳,回家看望母亲和弟妹后再次上路,就到了武牢(今虎牢关)。王维在这里住下,写了一首《宿郑州》: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

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悲,雀喧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

第二天一早,王维从武牢出发,坐船经荥阳东北的敖仓口荣泽,沿途优美的景色和繁荣的景象使他忘却了烦恼,诗兴又起,写了《早入荣阳界》:

泛舟荣泽,兹邑乃雄藩。河曲闾阎隘,川中烟火繁。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秋野田畴盛,朝光市井喧。渔商波上客,鸡犬岸旁村。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

王维由荣阳泛舟东进经汴河而达

汴州。汴州,即今开封市,本北周宣帝改梁州置,治所在浚仪县(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唐初至开元年间,辖浚仪、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二县。王维在汴州小住,他写了一首《千塔主人》:

逆旅逢佳节,征帆未可前。窗临汴河水,门渡楚人船。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所居人不见,枕席生云烟。

《宿郑州》、《早入荣阳界》与《千塔主人》等诗不仅是研究王维、研究唐诗、唐史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郑州、开封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

袁坤不大情愿地说,抽烟有害,算了苏部长,我不抽了,你也别抽了。

苏南伸手说,这次捡了一条命,我得让这条命过过瘾。

袁坤一听这话,嘴上就安静了,抽出一支烟递给苏南,然后又给点了。苏南过去是抽烟的,他是在当了部级领导后才把烟戒掉的。

苏南吐出嘴里的烟,咿了咿嘴说,你真打算一走了之吗袁局长?

袁坤避开苏南的目光说,我已经考虑好了,苏部长。

苏南点点头,歇着烟头说,命运这东西,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有时未必是这么回事,咱说说眼前的李局长吧,他想这个样子吗?

袁坤听出苏南话里有话,就没出声,吸了一口烟。

苏南平静地说,现在总局需要你,袁局长。

袁坤舔了一下嘴唇道,苏部长,温局长的工作能力,在那儿摆着呢,温局长会打开工作局面的。

苏南话继续地说,你要是回来代理局长,温朴的工作局面,我想就更容易打开了。

袁坤摸着后脑勺道,过去我在很多地方,都对不起领导和广大职工,我还有什么脸再回来,我想我还是离开了好,苏部长。

苏南把半截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盯着袁坤说,你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今天还真得好好劝你留下来袁局长,不然的话,可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你走错了路。

袁坤还想和稀泥,汕笑道,苏部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打算走。就我这两把刷子,掉毛掉得差不多了,留下来还能翻出什么?

苏南往后靠了一下,话往刀刃上使劲了,说,袁局长,你说你能一拍屁股,说走就走?一个局级干部的离任审计结果,可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出来的,其中的复杂程序,你应该明白袁局长。可就是,结果出来了,能不能令人满意,也还是很难说的事情。去年河北局的常务,在离任审计时出的事,我想你不会忘记吧袁局长?

袁坤心里震颤,后背上也凉了一下。有关自己能不能顺利离开苏南,袁坤不是没想过,而想到的是,不外乎是组织让自己顺利走,自己就能轻松离开,反之就是一场麻烦。他下意识地瞟了苏南一眼,

感觉到了苏南的厉害,不是一般的厉害,一把就抓到了自己的软肋上。

苏南又道,你现不缺房子不缺地,也不愁车子票子,你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心一意奉献才华为东升职工谋福利的机会。袁局长,这次组织上用你,是要用你身上阳光的东西,正直的东西,还有你的那些好智慧和好经验。

袁坤感到从心里往外热,本能地提了提衬衣领子。

苏南意味深长地说,人吃五谷杂粮,人有七情六欲,所以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就免不了要出一些毛病或是问题什么的。袁局长,不管你过去多吃了什么,多占了什么,我想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一个人穿金戴银但不可能天天吞金,只要你今后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堂堂正正地处理事情,尽心竭力地维护总局的利益,过去的一些毛病,甚至是个问题,我想都会给你的新业绩覆盖。功大于过,求得这样一个结局,你日后才好给自己的工作生涯,画上一个不闹心的句号。

袁坤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意识到苏南这是跟自己说掏心窝子话了,公事公办的话,老领导犯不着这样开口,老领导这是带着感情,把一次含有救赎意义的工作机会塞进了自己手里。袁坤感到了愧疚,他的心已经很久没有触及到愧疚这两个字了,此时他幡然醒悟,体会到愧疚原来也是生动温暖的,愧疚就像一个回归的问题少年,蹲在学校的门口啜泣!

苏南拍拍袁坤的肩膀,站起来说,有人鸡飞蛋打活该,但有人鸡飞蛋打就可惜了,袁局长。

袁坤低着头,一言不发。他明白已经没有退路了,再哼哼哈哈地和稀泥,那就是不识好歹了,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吃敬酒吃罚酒。

苏部长……袁坤舌头打挺,说不下去了。

苏南口气沉重地说,你这一次复出的机遇里,染着李汉一同志的鲜血,以及十几万职工家属的期盼,你要珍惜自己将再次得到的权力。

20

上午九点,温朴主持召开了他暂时全面负责总局工作的第一次局常委会,除去躺在医院里的李汉一,其他常委无一缺席。

首长秘书

于敏著

文匯出版社

连载

赵振江狐疑地点头:“是啊,是啊!可是你明知不该来,为什么还是来了?”

粟儿双手一摊,苦脸说:“赵寨主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吗?其实,夫人就是想借你的手杀我哟。”

赵振江怔了一下,就哈哈笑了:“粟儿,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哟,江湖上都知道那牛尾巴的眼里容不得你,那你更不应该来了。”

粟儿苦笑了:“赵寨主说的是呢,可是我爹让我来,我能不来么?赵寨主啊,喝罢了酒,你就绑了我吧!”

赵振江哼了一声,冷冷地说:“粟儿啊,你别东拉西扯了,张才明家里那点事儿,赵某看得明白,不过就是那个戏子想让她的女儿子接手嘛,也就容不下你了哟。如此说,我还真就不让她得逞了。”

粟儿盯着赵振江,嘿嘿笑道:“赵寨主啊,如果我猜测的不错,我们这场酒没有喝完,夫人就会派人来攻打你的山寨了。你信不信?”

赵振江不相信地摇摇头。

就在赵振江与粟儿喝酒的时候,聂双会已经偷偷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到了赵振江的山下,把赵振江设在一个放风的酒店给砸了。山下的土匪吃了亏,就惊慌地跑上山来,报告了赵振江,赵振江一惊,他气急败坏,恶声骂道:“他娘的,还真让粟儿给说中了。”就指挥着土匪们下山,跟聂双会的队伍开战了。

两下里乱打了一阵子,还没有分出胜负呢,聂双会却先停火了,派人上山来传话,要求与赵振江谈判。赵振江弄不明白聂双会什么意思,师爷岳成久分析说:“聂双会肯定会提条件,条件嘛,肯定是要粟儿的人头。”

赵振江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这样的话,粟儿的人头咱可不能随便给喽。”

赵振江说着话,感觉眼前摇摆不定,刚刚下去的酒精儿又呼呼地涌上来了,翻得要紧。他就把聂双会送话人喊进来,赵振江含混地说:“你下山告诉聂双会,天亮的时候,你让他上山来谈判。我太累了,你先睡会儿了。”说罢,他就又晃着身子回去躺下了。

岳成久

岳成久当土匪之前,是易县小清河村的私塾先生。赵振江岳成久写得一笔好字,就安排他当了师爷。

岳成久气喘吁吁地跑到粟儿那里面,门外站岗的喽罗以为岳师爷有什么

要紧的事儿要见粟儿,也不敢阻拦,就放他进去了。岳成久进门就说:“粟儿啊,你快跑吧,一会天亮了,赵振江就要杀你了。”

粟儿抬头搭了岳成久一眼,淡淡地说:“我知道了。岳师爷,你怎么告诉我这件事呢?”说着话,他端起杯子,若无其事地继续喝茶。

岳成久急慌慌地说:“行了,快行了哟!粟儿啊,你快跑吧,你还喝什么茶呢?我真是来救你的啊!”

粟儿又喝了一口茶,噗嗤笑了:“岳师爷啊,你救我出去,是想跟我走?不是?赵振江这个人很难共事,你不想与我重新干一番事业?不是?”

岳成久上前扯住粟儿的手,忙不迭地说:“行了,少当家的,别说笑话了!”就带着粟儿出了门,他对站岗的说:“当家的要跟粟儿说话。”

站岗的不敢阻拦。岳成久就带着粟儿从后山跑下去了。

清剿

民国二十二年,保定大旱。农历四月十二日。南京政府的高参叶绍仪来保定视察灾民的赈济情况。谁也没有想到,十三日中午,叶高参竟然被定兴县的土匪刘鸣九绑架了。

消息便在南京传开,叶高参的家属登时急得塌了天,逼着政府出钱领票。可100万银圆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呀,一时筹措不齐,就拖延了两天。好不容易凑齐了数目,可还没等把钱送到保定呢,叶高参竟然被性急的刘鸣九撕票了,随行被绑走的十余人,也全部被杀害。蒋介石雷霆震怒,破口大骂地方官员无能。很快,国民党驻保定的军队就接到了命令:彻底清剿保定境内所有的土匪。于是,一场对保定土匪大规模扫荡与清剿行动正式开始了。其实,保定的土匪猖獗,早已经引起了各界的不满,许多知名人士早就纷纷上书政府,要求政府全力剿匪。由此说,这次清剿势在必行。叶绍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扫荡与清剿,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个月之久。罪魁祸首刘鸣九被活捉(后押送到南京,被当即处决)。各路土匪都遭重创,张才明的队伍,损失将近七八九。还有一些土匪见势不妙,便顺风而降,被收编了。训诫之后,即编为保定保安团。如高阳县的土匪马煊柱,易县的土匪赵振江。这二人摇身一变,分别成了保定保安团三团与四团的团长。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

谈歌著